

采访人：范昕婷、董家鸣、刘馨

受访人：李友福（张丽燕解释补充）

采访时间：2025 年 7 月 15 日

采访记录：（注：采访人：采；受访人：李、张）

采：您当年和张道深老师一起收集山歌，你们是怎么知道哪儿有人会唱山歌的？是打听的吗？

李：这个算是农村嘛，农村的老农民他们就把这个山歌当成娱乐，娱乐地唱。农忙的时候，一个村的农民会在一起撕玉米，撕着撕着有人就打瞌睡了，就出来一个大娘，有时候六七十、七八十岁的，就来唱山歌提神，差不多几百年了这个山歌。那个时候是芦天宝三个县，芦山、天全、宝兴这三个地方，它们唱山歌最出名。到那去，然后再到当地去问，再去登门拜访。

采：现在的山歌，就是整理之后的那些调子，是以前就有的是吗？

李：我们现在的唱法跟以前的差不多。我们自编自研的山歌，我们有那个任汉城接班人，还有刘万琼，从我们互相交谈，咋个唱得好听，加的一些调，呀妹儿调、吆噢调，加的有这些调子。

采：我们想求证一下，老调、流水调、大山调三种以前全都属于老调？

李：老调，对。

采：就是原来只存在三种调门，老调、吆噢调和呀妹儿调，但是吆噢调和呀妹儿调那个时候没有命名，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没被分出来。然后后来经过整理，老调分成了老调、大山调和流水调。流水调和大山调是不是就是一个是小调，一个是中调？

李：对。

采：那就是它是从中调改成大调，又改成大山调，是这样吗？

李：没有大调。

采：也就是说原来你们分出来的时候中调就是大山调是吗？就是只有中调、老调、小调，没有大调，是吗？

李：是，没有大调。

采：当时采集的时候没有录音设备，歌词是一边唱一边记，那调是怎么记录的？

李：我们自己在记录的时候，他怎么唱我们就怎么记，记回来以后再翻译。他们唱的尤其是我们去采访的，有些是七八十岁的，他们唱法跟我们这地方一模一样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啥子调。你要编这个调门，看他们唱调门，他又唱不好了，调门是在我们培训的时候才说调门。我们记录回来还是按照他的唱法唱，中间加上我们的衬词，呀妹儿调啊、吆噢调啊，加这些词。

采：除了加衬词还有什么改编吗？

李：没有大的改变了。

采：那就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调其实是差不多的，然后把它们都统一起来？

李：大体一样的，他们的唱法、唱了啥子内容都差不多。

采：我感觉每个地方的口音都不同，为什么调会差不多？

李：这附近这几个县说的话你都听得清、听得懂。当时流动还是比较大的，比如说当时山里人爬山，然后从这一直爬着爬着去雅安那些都很有可能，然后就一直走着走着，一起唱歌，这一片唱得都差不多，可能细节不太一样，但是大体的唱法一样。

采：除了这5个调门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旋律没有被整理？

李：另外还有一种调门，就是呦喂调。“呦喂”就是大山里互相喊人，我想喊人唱歌我就大喊一声“呦喂”。有一首《五月端阳阴阴天》。

采：这个是呦喂调吗？

李：“呦喂”是头一句，然后就唱山歌来了。

采：所以这首歌它原来应该开头的时候先唱一个“呦喂”，然后“五月端阳……”？

那不是所有的歌都能在前面加“呦喂”？

张：那也不好听了。比如吆噢调《唱起山歌有精神》，你不可能“呦喂——唱起山歌有精神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
采：所以这个调就是专属于这首歌？

张：对对对。

采：这个呦喂调还有其他的歌吗？

张：没有啊。

采：那除了这个呦喂调，还有什么其他调吗？

李：还有一些没有划调。曾经采访了很多，尤其是山歌把它改到红军这个地方来

唱，他们唱法跟我们一样的，他们唱的话要偏红色一点。

采：像这样的话没有记录吗？

李：没有没有，没有收。

采：整理成的这五个调，除了老调是杂七杂八的，剩下四个调门是为什么刚好挑这四个调呢？是因为出现的频率高吗？

李：哎，是，出现的频率高。

采：那当时收集的时候他们自己是怎么形容的？他们有自己的叫法吗？还是他们就只是随便唱？

李：随便唱，没啥自己的说法。

采：以前不是有老调吗？

李：没得。

采：你们没整理之前就没有老调的说法，也没有中调的说法，也没有呀妹儿调和吆噢调，是吗？

李：没得。

采：那就是都没有，就是随意唱，然后你们一首一首地采集，一首一首地收录，通过自己的这个判断来给它分类，通过出现的频率和特点给它分类，是吗？

李：哎，对对。

采：好的，我大概懂了。就是为什么说以前有老调？因为你总得给它们命名，但是就是这个老调不知道叫什么，就又可以叫老调，或者老西岭山歌。

李：你们听到过张道玉唱过吗？

采：听过，我们听她唱了《太阳出来照红崖》、《五月五是端阳》这两首。这个就是最原汁原味、还没分出来的时候的西岭山歌对吧？为了给它命名就只能管这个叫“老调”，但是也不意味着它是现在的这个老调？

张：对对，最原始的。

采：那最开始您是怎么决定跟张道深老先生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？

李：我们三个是好朋友，玩得比较好，然后就一起去了。去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，吃饭的话也是比较随意，有时候问一下人家，给点钱，在他们家里吃点东西，然后把山歌收集完了就回来了。

采：最开始是整理了多少首？花了多少时间呢？

李：最开始跑了大概一个星期三个县，收了上百首。

采：那是就跑了一次吗？一个星期三个县。后面还有去吗？

李：有些地方的话提前打过电话联系过，让他们当地的人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收集，之后赶过去拿了就回来了。

采：那一共分了几次呢？

李：两三次。

采：收了有五百首吗？

李：没得。当时收的可能有两百三首，张老师自己创了几百首。

采：填的那些是不是就只是改词，调不变？

李：差不多。雅安、芦山、天全、宝兴、大邑，围起来，这附近基本都是这样唱。我们说“西岭山歌”，实际上人家还比我们出来的早。

采：就是咱们大邑先整理了，就冠以“西岭山歌”的名字了，但其实谁先开始唱的说不清。那是根据什么来划分出来的这五个调门？

李：就是根据唱法。

采：那最开始收集的时候调和词是对应的？

李：首先还是得听他唱，后来再看啥子调唱出来好听。

采：主要是记歌词吗？调记了吗？

李：主要是记歌词，原调也简单记录了一下，回来整理之后再选哪个调好听就把它归到哪个调。

采：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择把原来的调和词对应？

李：更符合现状来考虑，以前的老版本不好听。

采：我们现在也想继续改编，让它变得更好，您有什么看法？

李：你们这一点其实也可以，不用拘束于这种呀妹儿调、吆噢调。

采：那您觉得要保留的最主要的是什么？唱法？

李：哎，唱法。

采：就是唱法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创新？

李：这样难度也很大，要让我们原来唱歌的人觉得好。我们以前的改编就相当于这样，取得了老一辈的认可。用我们的词、我们的调门，唱给老一辈听，他们接受了。

采：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歌词，改成普通话或者诗词。

李：反正用当地的话语来唱。你们来考虑，看你们自己的想法了。